

又名《自我厌恶》

\*ooc 预警 全文 7.8k\*

\*Sum. 我享受着你给我的窒息感。\*

\*Note. 哥弟俩对自己的极端厌恶。\*

#### 00# Pref.

水、全都是水。

Rice 几乎全身都被埋在水下，享受着液体充斥全身的安心感。并不是身处陌生环境时的恐惧，而确确实实是安然——像是盖着被子一样。灯就在头顶上，他甚至抬头看水面因灯光而更明显的波澜，一圈圈、一点点。

理想中的窒息感——Rice 所渴望的窒息感像是潮水般涌来，好似能带给他快感。他无法呼吸，不只是现在，至少，当他看到 Jack 那冰冷的眼神时，就早已经无法呼吸了。

嘴边冒出的气泡撩人般扫过脸颊，窒息感愈发强烈……也许自己早就该死在这里了。

#### 01#

说不清、道不明。

Rice 没如愿以偿。喉咙里涌上来的咸腥与铁锈味提醒着他的存在、证明着他的一无是处。再醒来的时候，没有了臆想中的安心感，也不再有水围绕在自己身边，只剩下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，还有一道冷锐的目光，似乎要将自己刺穿。

「……Rice，我没时间跟你玩过家家。」

「……」Rice 沉默着，未出口的呜咽和质问只能堵在喉口，随后只是将自己勉强能控制住的身体翻了个面，不再去看眼前穿着一身黑的人。Rice 对 Jack 的排斥反应说不上强烈，但他的确能感受到，自从 Buffy 出国之后，自己这个唯一的依靠——Jack 与自己的距离在慢慢拉远。与其说是排斥 Jack，不如说是排斥这个被亲哥哥彻底推开、弃若敝屣的自己。

一阵布料与木质凳的摩擦声，Jack 起身，随后便是病房门被重重拍上的声音，带着决绝的力道，吓得 Rice 一颤。窗外还下着雨，水滴敲打着玻璃，发出沉闷的声音。

——房间里的氧气稀薄得让人窒息。

——那就干脆不呼吸好了。反正，连最该在乎的人，也早已都不在乎了。

为什么？Rice 盯着 Jack 走的方向，眼前只有 Jack 的决绝、冰冷，和没有一丝犹豫便离开的果断。他无法理解。明明……明明不是这样的。记忆中的那个会为自己一声软糯糯的「哥哥」而无奈叹息，眼神瞬间软化的 Jack 去了哪里？

身体里最本能的那点求生欲被 Jack 碾得粉碎。

哥哥？现在，他唯一的「哥哥」，连他的生死都可以漠视了。落水濒死，换来的只是一句比冰还冷的「过家家」和一个毫不留情的摔门而去。他像个傻子一样，近乎自毁似的沉入水底，试图抓住那虚无的、被水包裹的「安心」，想用极端的方式证明些什么？或者只是想逃离这比溺水还痛苦的现实？

——结果呢？

泪水终于无声的滑落，Rice 没起身，只是侧躺在病床上，喉间还隐约泛起血腥。不是委屈，而是绝望。他果然是个负担，是个只会给哥哥添麻烦的废物。连死，都死得这么不体面，这么惹人厌烦。

不吃、不喝、固执地拔掉输液针头，任由手背上留下痕迹。他在用自己的身体，无声地进行着最后的抵抗和控诉——既然你不在乎我的生死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，我的死活，真的可以如你所愿，轻如鸿毛。

02#

冰冷的医院走廊，消毒水的气味比病房里更加浓烈。Jack 并没走，他背靠着 Rice 病房外冰凉的墙壁，冷意透过单薄的衣服渗入皮肤，却丝毫无法平息他身体里那场无声的风暴。门板隔绝了视线，却挡不住里头令人窒息的寂静。

他甚至能想象出 Rice 的样子：侧躺着，白色的外套和黑色的衬衫还都湿着，像一叶扁舟静静躺在这股风暴的最中央——他现在一定恨透了自己吧。

「我没时间跟你玩过家家。」

这句话在 Jack 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像毒针、像羽毛，Jack 的不安感被无限放大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把自己在 Rice 眼前的形象弄成这副鬼样子？为什么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折磨 Rice，也折磨他自己？

.....

一切的源头小的可笑，又沉重地让他喘不过气。Rice 只是像往常一样，在他工作时黏过来，带着毫无保留的依赖。少年温热的呼吸拂过他的颈侧，眼神湿漉漉的，像只猫。

——就是这个眼神，那种过分的、超过界限的亲昵依赖，瞬间点燃了 Jack 心中压抑许久的恐慌。「不行、Jack.....不可以这么做。」那个声音如是说到。

「.....Rice，离我远点！」声音出口的瞬间，Jack 就知道，太生硬了。Rice 愣了一下，随后抽回抱在他身上的手，眼中的光逐渐消散。那不是简单的被拒绝的委屈，是更深的东西：他亲手掐灭了 Rice 世界里唯一的光芒。

「哥哥.....」Rice 的声音带着受伤的哽咽，更多是平时撒娇的声调，Jack 往往最吃这一套。「我只是.....有点冷、想靠着你.....」

「我说了，离我远点！」Jack 猛地站起，像被烫到一样后退一步，试图用物理距离隔绝对他那绝对的吸引力。「别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！Buffy 不在，我不是你妈！我有我自己的事！」

「.....！？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？所以 Buffy 姐走了，你也迫不及待地想甩掉我了？！」

「你胡说什么！」Jack 厉声打断，因为一句「甩掉」而浑身颤抖。他不能让 Rice 的人生因为那些不该有的、肮脏的念头毁掉。Rice 值得阳光下的、正常的爱，而不是他这种扭曲的情感。

「我胡说？那你为什么躲着我？为什么连看我一眼都嫌烦？！」Rice 的情绪彻底失控，泪水汹涌而出，「是不是就连你也觉得.....我活着就是个错误？就像爸妈.....」

「闭嘴！」Jack 猛地抬手，不是要打人，而是想抓住失控的 Rice——「果然.....对你来说，我只是个累赘。」他喃喃着，抓起外套，像一只被逼到绝境、只想逃离捕猎者的幼兽，冲出了家门。

「Rice！回来！」Jack 的吼声被关门声隔绝，刺骨的寒意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。他太了解 Rice 了。

雨不知何时又开始下了，Jack 跑过熟悉的街角，跑过灯火通明的楼房，一种不安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。直到他冲进那个位于工业区、被铁丝网围起的地方——废弃备用水库——「水深危险，禁止入内」的血红字样在雨夜中格外醒目。

然后，他看到了。

Rice 就站在蓄水池边缘那块湿滑的台子上，背对着他，背着 Jack 送给他的书包。雨水浸透了他的白毛，单薄的衣服也早已湿透。

「Rice！回来！」

Rice 缓缓转过身。

「累赘.....就该待在该待的地方.....」

下一秒，在 Jack 的注视下，Rice 向后一仰，悄无声息地坠入那片黑暗之中。

「扑通。」

那声落水声并不响亮，但却瞬间击碎了 Jack 的理智、伦理枷锁和引以为傲的自制力。他知道，如果 Rice 死了，B.duck 和 Buffy 不会放过他，更别提 Jack 自己了。废弃的水库水质并不好，冰冷正蚕食着 Rice 的身体，夺走他身上的温度。

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翻过铁丝网的，刺骨的污水瞬间吞没了她，视线一片浑浊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找到他、抓住他、不能让他死、绝不能！

他在浑浊的水中疯狂摸索、下潜，缺氧的不适感愈发强烈。终于，指尖触到了一片冰冷僵硬的衣料。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地抓住那个下沉的身体，用尽全身力气将 Rice 拖向水面。

上去、带他上去。

当两人彻底破开水面，接触到湿润空气的瞬间，Jack 大口喘息，他紧紧地抱着怀里那具冰冷、毫无生气的身体，感受着那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脉搏与呼吸。

他差点.....就永远失去了 Rice。因为自己的逃避，因为自己那该死的感情和粗暴的拒绝，他差一点就亲手把自己的弟弟推向了死亡。

.....

「.....咳。」走廊上，Jack 被剧烈的范围感惊醒。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好哥哥、从来不是。自己只是一个抑制不住自己情绪、对自己亲弟弟产生感情的一只该死的野兽。

救起 Rice 后的恐慌、人工呼吸时的绝望、救护车上的煎熬、以及此刻病房内的寂静.....

「我没时间跟你玩过家家。」

那句话是怒火、更是对自己无能的痛恨。他恨 Rice 不珍惜生命，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惩罚他；但他更恨那个让 Rice 陷入情绪的罪魁祸首——他自己。他只能用冰冷的盔甲武装自己，藏起那些不该有的情感，用刻薄伤人的言语推开 Rice，努力地证明自己的「正常」，至少「不负责」比「喜欢亲弟弟」的形象好得多。

口袋里的手机发出沉闷的震动。

Jack 深呼吸，冰冷的空气刺痛了喉咙。他走到走廊尽头的窗边，雨还在下。屏幕上亮起 B.duck 严肃的脸，背景是异国清晨略显冷清的光线。

「Jack，」 B.duck 的声音低沉，「Rice 怎么样了？医院通知我了，情况似乎很糟。告诉我实话。」

Jack 看着窗外连绵的阴雨，声音干涩：「.....醒了，死不了。」——「只是醒了？」 B.duck 的眉头略紧，「Jack，我知道你照顾他不容易，尤其是在 Buffy 也出国之后，担子都压在你身上。照顾他是你的责任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 Jack 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嘶哑，随即又强行压低，怕被病房里的某人听见，「我知道责任，不用你提醒。」责任，又是责任。压得他喘不过气，也成了他压抑自己情感的借口。

「那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会落水？Rice 不是莽撞的孩子。」 Jack 沉默了。他能说什么？说是因为自己在家里的粗暴拒绝和那句「累赘」？说是因为 Rice 绝望地跑出去，自己追到了蓄水池？说是因为自己没及时抓住他，眼睁睁看着他跳了下去？还是说因为自己那些无法启齿的感情？

「意外。」最终，他只吐出两个冰冷的字，「他自己不小心。」

B.duck 显然不信，但看着弟弟眼中深不见底的疲惫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：「Jack，别什么事都自己扛。Rice 需要你，不是需要一个冷冰冰的『监护人』。别毁了你们俩。」他意有所指，但 Jack 不确定大哥是否真的察觉了什么，还是仅仅指照顾 Rice 的压力。

「挂了。」Jack 没再给他追问的机会，直接切断了通话。他回头望向那扇紧闭的病房门。Rice 在里面，而他在外面。

推开？他做不到。Rice 的样子像刀子一样刮着他的心。

靠近？他不敢。那深渊般的感情会把他们一起吞噬。

走廊的灯光惨白，Jack 站在门外，空气沉重到窒息，而他，早已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

### 03#

出院的那天比想象中来的更快，医生的耐心似乎已经被 Rice 绝食、拔针的举动消磨殆尽，当 Rice 的身体情况接近稳定的时候便让 Jack 办理出院。

Jack 把 Rice 半拖半抱地带回了家。持续的绝食和虚弱让他再也无法在医院待下去。回程的车上，沉默是唯一的乘客。

家。这个本该是港湾的地方，此刻却像是一个更巨大、更空旷的牢笼。Jack 把 Rice 丢回他房间就自己回到客厅，甚至自己都没意识到门没有关严，留下一道缝隙。

终于，沉闷的震动还是从 Jack 的口袋里传来，Jack 盯着手机上的那个名字闪烁——B.duck。他带着几乎自虐的决绝，按下了接听键，并下意识打开了免提。

——哪怕是责骂，他需要一点声音打破这该死的寂静。

「.....他怎么样？」

「还好，死不了。」

「.....Jack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Rice 被你带回去了？就凭他的身体状况.....你疯了是不是？」B.duck 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来。

「我疯了？B.duck，让他留在那个地方看着他把自己一点点耗死，就是你所谓负责的『静养』？」

「这不是你擅自带走他的理由，Jack，你最好解释清楚。我查过了，那个蓄水池深达五米，早就废弃不再使用了。是什么样的意外，能让一个平时连河边都绕着走的孩子，精准无误地掉进那种鬼地方？！」

「还有，医院的人告诉我，Rice 的状态极其糟糕。拒绝交流，饮食极差。这就是你所谓的『死不了』？这就是你照顾的结果？！你对得起爸妈吗？！」

「责任、责任、全他妈是责任！我说了是意外！意外你懂吗？！你他妈就知道责任！你知道什么？！你知道看着他把自己往死里作是什么感觉吗？！你知道我.....」Jack 猛地刹住，差点将「我比任何人都在乎他」吼出来，硬生生咽了回去。

「你以为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对他吗？看着他笑、看着他闹.....可他现在的眼神.....他恨透我了.....我做不到！B.duck，我做不到.....我保护不了他.....都是我的错，就是我把他逼成这样的.....」Jack 沉浸在巨大的痛苦和自责中。

「.....是，我是废物！我连我自己的弟弟都保护不了！我他妈.....就是一只对自己亲弟弟都控制不住.....控制不住那些肮脏念头的怪物！我不配当他哥！B.duck，这就是你想听到的？！我毁了.....我把他毁了.....」

「.....Jack。听着，现在不是你崩溃的时候。我不管你跟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管你心里到底有什么鬼，现在、立刻，给我去面对他。不是作为那个被乱七八糟念头困扰的 Jack，而是作为他的哥哥！去告诉他，他不是什么累赘，哪怕是用吼的、用骂的，给我告诉他，你他妈在乎他！听见没有，Jack？！去！」

电话被 B.duck 重重挂断。

Rice 是渴了，想去楼下倒水。刚打开门，边听见下面客厅里传来的吼声。他听完了整通电话，只余宽阔的空间里仅余的呜咽声。

巨大的信息量让本就虚弱的 Rice 头晕目眩，几乎站立不稳。

.....我又害 Jack 被骂了.....

只是，一个新的念头如同气泡从水中浮起一样冒出。原来，哥不是不在乎我.....而是.....太在乎了？在乎到害怕.....在乎到觉得自己没用？

.....原来是这样？

Rice 一直以为，Jack 的冷漠是因为嫌弃，是因为他是累赘。他用自己的自毁去控诉，却全然没想到自己这般自私的举动到底会给 Jack 带来多大的困扰。

身体先于意识行动了，Rice 不受控制地往楼下走去。潜意识里的行动，Rice 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径直地走到 Jack 背后，用尽全身力气抱住了他的腰。

「——！」Jack 像是触电一般跳起来，微微仰头看向 Rice 那空洞了许久的眼神，如今终于又被情绪填满：震惊、难以置信，还有.....更深沉的自我厌恶。

「所以.....你躲着我、凶我、说那些话.....不是因为讨厌我，是觉得你自己.....没用？是觉得你保护不了我.....？」Rice 艰难地将刚刚听见的信息加工，又复述了一遍。

那颗毛茸茸的脑袋埋在他的颈窝，体温透过衣服传来，带着微微的颤抖。湿热的液体瞬间浸湿了他的皮肤——是 Rice 的眼泪。

「.....不是没用.....你不是.....」Rice 的声音闷闷的传来，完全无视了喉咙间的嘶哑与身体虚弱提出的抗议，他抬起头，看着 Jack 近在咫尺的脸。

「你说.....你在乎我。」Rice 轻轻环住 Jack 精瘦的腰肢，「是那种.....让你害怕、让你觉得肮脏的爱？」他直视着 Jack 的眼睛，没有退缩。「可就算是那种爱，又怎样呢？它让你差点失去我.....也让我差点.....彻底失去你.....」

Rice 的指尖颤抖着，抚上 Jack 的脸颊，笨拙地擦拭着那些滚烫的泪痕。他感受着熟悉又陌生的气味。

「哥.....别推开我了.....我喘不过气了.....我不喜欢这种窒息.....」

最后的请求，轻得像叹息。

Jack 抱着 Rice，泪水汹涌而出，死死地抱着，像是溺水者紧紧地抓着唯一的浮木，不肯松开。

「说你爱我.....」Rice 的声音闷在 Jack 胸口。

「.....」Jack 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，喉结滚动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「说啊！.....」Rice 抬起头，带着一种近乎命令的脆弱，「求你了.....哥.....说啊.....」

「.....我爱你，Rice.....哥哥比任何人都更加爱你.....」

#### 04#

我恨我自己。两个人几乎在同一个瞬间冒出了相同的想法。Rice 恨自己又拖累了哥哥，Jack 恨自己毁了弟弟。

家，似乎又恢复了某种诡异的平静。

Jack 没有再逃。那晚的崩溃与近乎自毁的坦白.....精神状态本就不佳的 Rice 发高烧几乎是必然的结果。

Jack 看着 Rice 烧退之后依旧苍白虚弱的脸，看着那只重新发出光芒的眼睛。责任？伦理？恐惧？它们还在。只是一种更深沉、更疲惫、也更破罐破摔的「接受」占据了他。

——照顾 Rice 成了他生活的绝对中心。喂药、煮粥、量体温，动作依旧带着生疏，却少了那份被刻意保持的距离。

称呼的改变，是 Rice 发起的第一波无声试探。

高烧的第二天，Rice 精神好了些，靠在床头看 Jack 笨拙地削苹果，果皮断了好几次。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带着病后的沙哑，却清晰无比：「Jack.」

「.....嗯？」Jack 发出一个单音，算是回应。他低下头，继续和苹果搏斗，耳根却不受控制地泛起红色。这称呼太直接了，剥离了「哥哥」这层保护性的身份，而且是 Rice 主动撕开这层窗户纸.....

Rice 的嘴角悄悄弯起一个弧度。他不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 Jack 削完苹果，笨拙地切成小块，插上叉子递过来。

.....

午后的阳光暖融融地洒进来。Rice 嫌药苦，皱着眉不肯喝，Jack 无奈，只能板着脸，语气却带着妥协：「喝完给你吃糖。」

「不要糖。」Rice 摇头，眼神亮晶晶地看着 Jack，「你喂我。」

Jack 皱眉：「你自己能喝。」

「手没力气。」Rice 理直气壮地伸出手，手指虚虚地搭在碗边，一副随时要撒开手的样子，「还是说.....Jack.....其实根本不爱我？」

Jack 受不了这种几乎于审视的话语，最终败下阵来。他端起药碗，坐到床边。苦涩的药味弥漫在两人之间。Rice 喝的很慢，温热的呼吸一下下拂过 Jack 的指关节。Jack 僵在原地，看着眼前若无其事抬起头的 Rice：「谢谢哥哥~」

.....

傍晚，Jack 在厨房里煮粥，Rice 悄无声息地走进来，从后面轻轻地环住他的腰，把脸埋在他的颈窝。这个动作在以前发生过无数次，Rice 撒娇或者耍赖的时候。Jack 的身体依旧本能地一僵，但只是停顿了一下切菜的动作，然后低声道：「别闹，小心烫到。」

Rice 没松手，反而收紧了手臂。侧过头，嘴唇几乎贴着 Jack 的肩胛，声音闷闷地传来，带着点一知半解的暧昧：「哥.....你好暖和。像.....充电宝。」他不懂这个比喻在特定语境下的暗示，只觉得贴着他很舒服。

Jack 切菜的手彻底停下来。他应该纠正，应该推开，应该提醒他这比喻的不合时宜.....但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是沉默地沾着。任由 Rice 抱着，感受身后那具年轻身体传来的，毫无防备的依赖和某种懵懂的引诱。

沉默，成了默许的信号。

.....

晚上，Jack 坐在沙发上看一份枯燥的报告。Rice 洗了澡出来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散发着清新的沐浴露香气。他没像往常一样坐在旁边，而是直接挤进了 Jack 和沙发扶手间的空隙，整个人几乎半躺在 Jack 怀里。

这姿势太超过了。Jack 全身都绷紧了，报告上的字一个也看不进去。大腿上的重量，发丝间传来的湿气与香气.....

「起来，好好坐。」

Rice 抬起头，从下往上看着他，湿漉漉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烁着。他非但没起来，反而伸出手指，带着点顽劣，轻轻地戳了戳 Jack 的下巴，然后一个更清晰的称呼清晰地吐了出来。

「老公.....我困了。」

空气瞬间凝固了。

Jack 的呼吸停滞了。Rice 从哪里学来的？他是在试探.....还是.....

Rice 似乎没意识到这称呼的爆炸性，他只是觉得好玩。带着点撒娇的意味，又重复了一遍，甚至用脸颊蹭了蹭 Jack 的手：「老公.....抱我去睡嘛.....」

Jack 的理智防线在这样的称呼下根本无法保持，彻底决堤。他猛地低下头，手扣住 Rice 的后颈，迫使他仰起头，迎上自己的眼眸——那双眼睛里再没有了恐惧和挣扎，只有一片沉沉的黑暗，和被 Rice 亲手点燃的、名为「欲望」的漩涡。

「.....你叫我什么？」

那声音不再是询问。是确认、是邀请。

窗外，夜色浓稠如墨，寂静无声。

「.....老公。」

Jack 不再挣扎，他只想带着这个点燃他、又呼唤他沉沦的少年，一起坠入那万劫不复的窒息黑暗。

溺毙吧。

在这名为「彼此」的窒息里。